

屈委

茅盾

茅盾
著



上海新風書店印行

屈 委

著 盾 茅

版出店書國建慶重

行發店書風新海上

年七四九一

目次

委 屈	一
報 施	二一
船 上	三九
小圈圈裏的人物	五一
過 年	七一

委 屈

四月裏的天氣常真有點兒不大像話。三十六小時中間，人們剛剛扔下皮袍就得往箱子角裏去掏單衣了。造化小兒這個閃擊，委實叫張太太措手不及，她一面開箱子，一面恨恨不已，咒罵着她所想到的一切。

第一個箱子主要是她丈夫的冬衣，那是她丈夫還沒有現在那麼胖的時候縫製起來的；「漢口的裁縫到底強多了，瞧那手藝！」張太太將手插進衣服中間隨便往上一抄，自言自語地說，臉色仍然板板的。稱讚漢口裁縫，就等於咒罵本地的裁縫，雖然張太太在這裏四年多了，總有一些隨政府西遷的下江司務來伺候她的差使，按理而論，她和本地的委實並無恩怨，可是她正在氣頭上，誰也逃不了要挨她幾句。不過忽然眉頭一皺，她放過那些可憐的裁縫，把咒罵的對象另換了一個。

「飯桶警察！」她剛剛從衣服中間抽出來的手抖了幾下，好像要抖掉什麼不大乾淨的東西，「像煞有介事，一次一次倒來問了好幾次，開給他們一張失單了，隔兩天又要

開，——哼，以後呢，可就石沉大海，音訊兒全沒有了。倒好像他們警察局不管追賊捉賊，就管掛失！」

她氣極了，反倒撲嗤一笑，同時也覺得累了，便往身邊的一張椅子裏坐下，吩咐那個站在旁邊呆起臉的本地老媽子道：「你把小少爺的衣箱打開！」

大概是出於同情心，或者更正確地說，是覺得不可沒有一話來表示她對於主人的事情有多麼關心，四十左右，老實而又很想學得調皮些的本地老媽子，一邊趕快去拿小少爺的衣箱，一邊却陪笑道：「那小偷也作死呀，偷去的一個箱子剛剛全是太太的春衣！」

張太太好像不曾聽見，嘴里又罵了幾聲「飯桶警察」，眼却瞅着那張開了大口的丈夫的冬衣箱子，開始發起愁來。偷走了一箱衣服，固然可惱，但尤其糟的，全是春衣，全是她的，而天又突然那麼熱。假如明天仍然一般熱，那她進城去穿什麼？可是明天又是非進城去不可的。「記得還有一兩件哩」單旗袍，不在那隻偷掉的箱子裏，可是攔到那里去了呢？……」她悶悶地思索，漸漸覺得渾身躁熱，同時又恨警察誤了她的事。要不是他們神氣活現說「查得到」，那她乾脆就去縫製新的了。

於是她眼前就移過了一塊一塊的衣料，最後是一些數目字。而且丈夫聽了她，聽說以後懶懶地說的「天氣還冷呢，這一個月銀根太緊……」那句話，又在她心上一閃。

「真逼死我了！」她跳了起來恨聲說，不等老媽子將小少爺的衣箱拿來，她自己三腳兩步趕去，像海關上的杆子手似的拾起那箱子一倒，就用脚尖去在衣服堆里撥。

一鼓作氣把所有的衣箱都翻遍，粉臉上一層油汗，終於廢然喃喃自語道：「那麼，失單上還少開了兩件……一件是——」她沒有勇氣從頭到尾再想這件倒霉的事了，朝那些翻亂的衣箱看了一眼，倒很大方的冷冷地笑了笑。

她走回自己的房間，擺定主意不再枉費精神，專等她丈夫回來再作計較。爲的是解悶，她開始檢閱她的化妝品。這一類的「物資」，她「掌握」的倒還不少。大部分都是太平洋戰爭以前用精明的手法「抬運」來的，就是說，代表的數目字還不怎麼大。她那尖尖的十指很敏捷地將她們排成個整整齊齊的隊伍，心裏稍稍得了點安慰。漸漸地，這些大大小小的圓的方的橢圓的多角形的晶光燦爛的瓶兒盒兒玻璃管兒都幻化成爲圈圈兒，——不小的一個數目字。「要是照現在的市價呀，一張太太想着，嘴角上有點兒笑意，「嘩，有錢還沒處去買呢！哦，當然大後方什麼都有，不過，你拿了大把的票子要去買，還得有路子；人家肯說一聲有，還是賣你一個面子……」突然她眉頭一皺，當前面迫切的實際問題又回到她心頭，而且好像是嫉妒她那過份的得意，這一次的面目就更加嚴厲。偷掉的那些衣服中間很有幾件也是有錢沒處買的，——至少是要靠面子才能買到

的，至於她們代表的數目字有多麼長，那倒還是另外一回事。

張太太立即想起了許多她所認識的太太小姐們曾經用了多少轉彎抹角的方法，費了多麼大的勁，這才「搶」到了一些心愛的東西。王家的大小姐是這一行的老門檻，她可以開一個特別講座，她親手辦的那許許多多巧妙的買賣，就有一本書那麼厚。在這一方面，張太太還沒嚐到那宗味兒。她的儲藏原本來豐富，而且，幸賴她丈夫是個技術人員，國際路線還沒堵斷的時候，他就替太太作過幾次補充。然而現在，惡作劇的小偷居然使得張太太四平八穩的物質生活崩坍了好大的一角！

「別的不偷，恰巧偷了我的單夾衣；這一個賊，一定不得好死！」張太太又開始咒罵，但口氣已不是恨不得一口吞下那毛賊似的威武了；在她那恨恨的聲調中有一種淒涼的味兒了。「老天也來趁火打劫，一下里就熱的這樣。唉，真真逼死我了！」她朝窗外看了一眼，火惹惹的太陽好像就對她一個人耀武揚威。她垂下眼，心想她只好裝病睡在床上不用打算出門了。身上那套半舊的睡衣用她那繡在衣角上的黑絨花對張太太睜眼睛，好像在嘲笑她。張太太歎一口氣，眼光又落在桌子上的化妝品的行列中，忽然又想到不多時前李二少奶中意了這行列中間的一支口紅，接連幾次拋了口風，都被自己裝癡裝呆支吾過去，現在自己一下子陷在這樣的窘境，那從不饒人的李二少奶的一張嘴便是

想想也覺可怕。

本地老媽子登登地走進房來，將張太太嚇了一跳。然而，被這些現實問題苦惱着——甚至壓扁了的張太太只對那老媽嘆了一眼，不說什麼。

「太太，收拾起來麼？」本地老媽子粗聲大氣的問，伸脚碰一下那只翻亂了的張先生冬衣的箱子。

「唔，」張太太有氣沒力應了一聲，厭煩地閉了眼睛。但是那些欺人的問題却釘住她不放鬆半步。不過這一回乾脆就是些圈圈兒，忽大忽小，一個套一個，沒頭沒腦飛了來，撞的張太太氣也不能喘一口。「三千吧？不行？……」她心里說，彷彿是有這麼一個人在她面前和她研究數目字。「那麼，一共是多少呢？哦，那不是等於一架四呎的車床……」張太太突然眼一睜，自己也不明白怎麼這句話會在這個時候闖到她腦子里，——這一句話原是十多月前丈夫估計她全部化妝品的代價時說的。自然，這一句話裏，帶點兒骨頭。

可就在這當兒，那個本地老媽忽然大驚小怪叫道：「太太，太太！有了！這不是！」一邊說，一件翠藍色的衣服在老媽的手裏展了開來，而且送到張太太鼻子跟前來了。張太太不由的笑逐顏開，也顧不得老媽跟前最好不要那麼寒酸相，一手搶過那衣服

來抱住了，總忍不住要笑。但是好容易克制了自己，再擺出大方的模樣來，將這衣服抖開仔細一看，慕地臉色變了。這衣服的剪裁式樣要是給話劇團管道具的專家見了準會鑑定她是那一年的時裝。

「怪了，我那來這樣一件衣服？」張太太剛說了這一句，便改口道，「呸，怎麼會壓在他的衣箱裏，寶貝似的藏着！」

「太太，」本地老媽不識相的獻起慇懃來了，「這是什麼料子？光彩多麼好！」

張太太不理她，只是苦笑。這件嫁時的衣服引起了她的回想；如果她素有回想的時分總是倒溯上去的，那麼，今兒却是順着下來了。她想着她結婚那時候，一二八的戰事剛剛結束，後來，很快的過了幾年。到底又打起來了，而她這小小家庭也就一步一步朝西遷移，而且定居在這里也有這麼四年了……她再朝那件衣服看了一眼，記得這一件因為樣子給做壞了，始終就沒上過身，「要不是這幾年亂烘烘心裏不開，這樣的古董早就給了人了，那里會擱到現在呢！」她這樣想着，忍不住歎一口氣，隨手拾起這件衣往地上的箱子里一撩。

可是當箱子蓋拍的一聲關上的時候，張太太忽又轉臉喚那老媽道：「還是拿出來吧。擱在床上。」

也許還可以改一改，將就着對付幾天再製新的，——張太太心裏這樣想。然而止不住那一股辛酸的味兒一陣一陣冲上鼻子來，她覺得這是抗戰以來她第一次受了委曲了，真正的受了委曲了。

晚上，張先生回家來了，接着就是隣居的李秘書偕同太太來閒談。從買不到豬肉漸漸談到了一般物價，張太太老覺得李二少奶那一對顧盼之間帶着刺兒的眼睛無休無止的在她身上溜來溜去，好像在找尋弱點。而且李二少奶今天穿的簡直是應當夏季用的沙士堅的料子，也好像是特地向張太太示威來的。

「昨天城里就說牙膏難買，」李二少奶的波從兩位先生臉上掠過，停留在張太太的半邊臉上，然後又往下移動。「今天簡直是大大小小的鋪子攤兒都就乾脆回答你：沒得！做買賣的人，就有這麼一點厲害！」

「哦，」張太太惘然應了一聲，心里却在忖量：也許她就要問我，穿這麼多，怎麼不怕熱。

李秘書笑了笑：「熟人去買，還是照樣有的，不過價錢貴了些。」
「誰不知道，」李二少奶橫了她丈夫一個白眼，「就爲的又要找熟人，多麻煩！」

她又笑了笑，對張先生說道，「幹麼沒有人辦一個廠製造牙膏？可惜我們李先生不是幹這一行的。要不然——」她又笑了，便不再往下說。

「事情不那麼簡單。」張先生沉吟着回答，「先得有鉛管；又得先有鉛。可是等你機器好開工了，也許你又覺得製成了鉛管來賣還不如賣鉛上算。」

「我就不相信！」李二少奶的眼光又溜到張太太身上了，「水漲船高，難道你不好跟着漲麼？」

張先生苦笑了一下，只「嗯」了一聲，却朝李秘書看。

李秘書點着頭，十分鄭重其事的說道：「不簡單，不簡單，商業上的情形，真真是瞬息萬變！」

但是李二少奶的嘴巴是素來不讓人的，她把臉一側，冷冷地笑道：「什麼千變萬化，還不是總往高處變！這樣的變，呆子也捏得穩的，又不是這裏的四月天，那才變的太怪！」她笑了笑，轉臉對着張太太了，「可不是麼，張太太。一忽兒冷了一忽兒又熱；冷冷熱熱的，一天就要變上幾變，害的人家手忙腳亂。」

李二少奶喚着「張太太」這一聲時，張太太的神經已經緊張的快要崩斷，直到李二少奶把話說完，張太太這才把一口氣鬆了過來。而且，說來也奇怪，倒好像新兵上戰

場，一陣子砲聲過後，心裏反倒會鎮定些似的，此時張太太也不怎麼慌了，心一定嘴巴也就肯聽差遣，她居然落落大方答道：「可不是，乾脆不理就得了，你瞧着吧，明天還是照樣會冷的。」

「啊！那我穿什麼好呢！」李二少奶最後的一張牌固然扔出來了，這是出乎意外的，張太太一怔，急切之間，找不出話來回答。幸而這當兒，李秘書一句話轉移了視線。

「老家裏有備麼？」話是對張先生說的。

「最近沒有。」

「你們那里現在是——」

「最初是淪陷區，後來又歸遊擊隊，」張先生側着頭想了一想，然後接着說，「大約是半年前罷，敵人又進去了。光景，現在還是在敵人手裏。」

「沒有什麼損失吧，房子還在？」

「大概還在。」

「那就保得住了。」李秘書很認真地說，「已經燒了的呢，那就無話可說。此時還在就不用怕了。」

「哦？」張先生夫婦同聲叫了起來。但張太太是驚喜，張先生則表示懷疑。

李祕書笑了笑，還沒開口，李二少奶早搶着說道：「他也是聽來的。日本鬼子現在自己也知道打到後來總是一個失敗，開和平會議的時候我們中國一定要開一大篇賬去要他認賠，他這會兒要是再燒，活該他自己倒霉。這一點兒算盤，日本鬼子是有的。」

「這原是一種看法，不過也還有點道理。」李祕書又笑了笑。「不然，你們廠家爲什麼也時常提起將來如何如何接收敵人的工廠呢？難道你以爲我們損失了那麼多，就不要她們賠償了？」

「當然要的。」張先生提高了嗓子，顯然有點興奮了。「我們的公私損失，都有關查統計。就是老百姓的房屋財產的損失也可以大略計算的。不過，我們要他們賠償，是一件事，敵人是不是想到將來逃不了賠償而就不敢再那麼野蠻，又是一件事。我看日本鬼子是。不到黃河心不死。日本軍閥要蠻橫到底，燒殺搶掠，以後會變本加厲的。反正將來認賠賬的也不是他們幾個軍閥，還是日本老百姓。」

「不到黃河心不死，哈哈！」李祕書突然大聲笑了。沒有人懂得他爲什麼要笑，但和通常慣見的情形一樣，談話之中有人高聲大笑就會自然將嚴肅的空氣變得輕鬆些。而且談話的題目也會轉換了。張太太給這國家大事的議論作了個尾聲，她懶懶地嘆口氣

道：「真不知道這些日本軍閥的心是豎的還是橫的！歸根到底是免不了失敗的，幹麼還要拖日子呀！」

「也就快了，」李二少奶忙接口說，「張太太，你不知道麼，近來通行一種新法的拆字，把九四三拆來拆去，成功一個洋字：勝利。今年就可以勝利了，大家回轉老家。」張太太一聽非常高興，便要李二少奶當場試驗。聽說要用火柴，她就立刻拿一匣火柴給了李二少奶。兩位太太於是估據了一個桌子，表示了她們對於戰事前途的非常關心，在擺弄那些火柴梗。兩位先生呢，從物價問題又漸漸談到了目前的工業動態。

李祕書忽然慷慨激昂發議論道：「中國一定要工業化。這是毫無疑問的。重工業國營，輕工業民營，這也是不用懷疑的。百年大計，非趁早佈置不可。近來的一個最能使人興奮的現象，就是大家的眼光都朝將來看：大家的議論都集中在建國！大家都計劃着將來中國如何全盤工業化了……」他屈着手指，計算最近報章雜誌上討論「建國」的文章，兩個月內就有四五十篇，鄭重地低聲說道：「這不是一件小事呵！這也就是抗戰最大的收穫。要不是抗戰，這一種要求工業化的熱忱就不會起來。……」

張先生默然聽着，但他的眼前却浮起了許多經常使他煩惱的問題：原料，資金，技工，捐稅，再生產的困難……這一些橫在前面的日常問題，太惱人了，所以李祕書的對

於將來的美麗的描寫，竟也在張先生眼前消失了應有的光彩。「可是目前這難關，如何度過，也要大家集中精力來注意……」他喃喃地好像對自己說。

「那——那也是應該有的。」李祕書忙接口說，可是張先生不明白他這所謂「應該有」是指「大家集中精力來注意」呢，還是指「目前這難關」？不過李祕書話頭一轉，又轉到了四月的天氣，張先生也就將這懸案隨手撩開。

鐘上的長針一格格移過了四五個字，主客都覺得沒有什麼可談的了，客人也就告辭。

這時不過八點多，張先生從公事皮包裏掏出一大疊的什麼表格圖樣信件之類，翻着看着，時時抬起頭來，兩眼定定地出神，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夾着一枝紅藍鉛筆，搖動着，輕輕敲着桌子。

這是他碰到疑難問題的時候常有的表情。而這些疑難的問題又是一個不大擅長管理的技術人員常常會遇到，而且十分頭痛的。紅藍鉛筆敲了一陣以後，張先生慢慢搖着頭，將面前的紙張一推，便站起身來，鬆一口氣。

他朝周圍看了一眼，好像要找個人說話；每逢在這樣的時候，他總感到最好有一個人在他面前，讓他把一肚子的話都倒空一下。不過他又永遠沒有這樣的機會。往往是他

發生這要求的常見，眼前沒有人，而當有人來了時，他這要求又已經自行消滅。但是現在也許是機會湊合，他剛剛回頭再一看，他的太太來了，他將手里的鉛筆往桌上一放，却曲屈着左手的四個手指，連連叩着桌面，說道：「你看，張三介紹一批原料，李四就說不合用，李四介紹的，張三又挑剔，我們不用誰介紹，自己去買，可是他們一齊來搗蛋……」

他換一口氣，伸手在臉上抹一把，正待再說，太太却搶着道：「那是什麼響聲？煞拉煞拉的，莫不是下雨了！」

固然像雨點打在瓦上的聲音，一陣緊一陣慢的，從窗外來。張太太高興得什麼似的，連聲說：「好了，下了雨；好了，就好了，就會冷起來了……」

「哦！就會冷起來了！」張先生回聲似的也說了一句，寂寞地笑了笑，就坐在桌子前面的椅子裏了。他不知道太太為什麼喜歡下雨，他也無意去求知道，並且也不想聽聽那是不是下雨，他只覺太太口中的下雨把他一肚子的話已經沖掉了。

但是張太太的高興也很短促。窗外的煞拉煞拉的聲音此時已經變為劈劈拍拍。「嘩，原來又是那一家攙了牌局了！」張太太掃興地說，這才又想起丈夫剛才說有人搗蛋，便看着丈夫的臉問道：「誰在搗蛋？」

張先生淡淡一笑：「無非是些精力有過剩的人。」

張太太好像聽見了，又好像沒有聽見，凝定了一雙眼睛，只在出神；一會兒，她又悄悄問道：「當真今年可以勝利，大家都回老家去麼？」

「當然大家都這麼盼望。」

「那麼，不一定？」

「恐怕沒有那麼快。」

「再一年呢？」

「那也許差不多，可是你問我，也還是白問，我跟你一樣的不知道。樂觀的人說少些，把細的人說多些，其實他們也跟你我一樣，誰又不是預言家。這又不是我們造一件貨，可以算得準準確確的。」

張太太聽了半響不作聲，後來歎口氣道：「要是說，非在這裏過一輩子不行，那倒也定了心了，可是住又不讓住定，天天作回去的打算，可又不知道那一天才能走，這就比什麼都難受了。日子又是越來越難過。連天氣也跟你打麻煩，昨天在水里，今天便是火里。」

「挨也挨到現在了，再忍耐一些。……」